

鬼月

施濟美著

大地出版社



月 鬼

美 濟 施

行 刊 社 版 出 地 大

1 9 4 8

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鬼 月

著作人：施 濟 美

發行人：丁 基

出版者：大地出版社
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二八〇號

印刷者：正風印刷公司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話三五六七〇號

經售處：全國各大書局

版 初 月 五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

角 六 元 四 ： 價 定 本 基

大地出版社

出版目錄

杜雲之：新婚	葉明：舞台之歌	溫凡：審判	田青：買賣街	蕭羣：鹽巴客	石琪：豹子酒	沈寂：紅森林	孫了紅：藍色響尾蛇	施濟美：鬼月	施濟美：鳳儀園
三・三〇	四・二〇	三・〇〇	四・六〇	三・四〇	五・七〇	六・二〇	六・〇〇	四・六〇	八・〇〇

目 錄

瑪琍馬·····	一
悲劇與喜劇·····	一三
鬼月·····	三五
十二金釵·····	六五

瑪

琍

馬

原

书

空

白

瑪琍馬者，馬瑪琍也；馬小姐的尊姓大名叫起來委實太不順口，如果親熱的直呼之爲瑪琍，則又與劉瑪琍朱瑪琍所無區別，因爲現在一班小姐們以瑪琍爲芳名的實在太多。當然她還有一個外國名字 Mary Ma，可是她的一班朋友們，類我者流，都覺得我國固有文化頗有保存的必要，因此，一個折衷辦法就應運而生，大家遂稱呼她爲瑪琍馬了。

不過，最初我們是叫她馬瑪琍的，後來不知怎麼個一來二去才演變爲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的瑪琍馬？那一點「靈感」起於何年何時？已經記不清楚，所以這個有歷史性的日子也就無案可考。

二

瑪琍馬正當綺年玉貌。——年年四月十日，（當然是西曆）花香鳥語之春，我們都被邀請參加她的生日宴會，在她的精緻美麗的小客室裏，我記得我有這個光榮達五年了。她的胡桃蛋糕，只附蘋果布丁，各式各樣的聰明的 Cane，玫瑰的笑，唱歌也似的嗓子，我都清楚的不會忘記。

使我弄不清楚的是她的年紀，前年她告訴我，她比她的妹妹大兩歲，但是今年愛琳馬又說她比她的姐姐小四歲，安娜偕兒李說她大概二十六，露易絲趙又說她只有二十三，總之，雖然她的生日衆人皆知是四月十日，但是她的年紀是一個謎，這又是一點無案可考。

瑪琍馬生得很美，我們歷史上有沉魚，落雁，閉月，羞花四個美人，但是瑪琍馬卻不像中國人。她說過的：『喬治陳講我像Olivia De Havilland，弗曉得阿像？』我們當然義不容辭的大點其頭，湊趣的說像，在瑪琍馬之外再叫幾聲Olivia De Havilland。敵偽時期，西片禁映，於是幾個日本明星也曾紅極一時，其中最美的要算高峯三枝子，有一次，瑪琍馬對我說：『有人講我像伊。』我忘了問她是不是喬治陳。一個讀初中的孩子也知道如果 $A \parallel B$ ， $B \parallel C$ ，那麼也一定 $C \parallel A$ 可是不看出高峯三枝子和Olivia De Havilland有什麼相似的地方。

但是，不管二三也好，二十六也好，瑪琍馬仍是年輕的。高峯三枝子也罷，Olivia De Havilland也罷，瑪琍馬總是美麗的，所以說：瑪琍馬正當綺年玉貌，這句話誰也不能加以否認。

三

瑪琍馬是上海人，這一點雖也無案可考，但是有話爲證，想來不會錯。

關於她家裏的情形，我們不怎麼仔細；只知道她父親是穿西裝的，而且是筆挺西裝，她母親的頭髮是在理髮館裏包月的，他們不叫「阿爸」或是「姆媽」，而稱Daddy和「媽咪」，她的大

哥有許多外國朋友，二哥結婚在國際飯店，證婚人和介紹人都赫赫有名的名流，名流的名字忘了，反正是名流就是了，愛琳的鋼琴彈得如何出色，她的弟弟在學校如何得到老師的「巴結」……這一切，全都是瑪琍馬親口述及的。想來也不會錯。

她的精緻小客室裏，永遠供着鮮花，日曆每天都撕；從來不看小報，中文報紙據說都不大看，總是讀外國報；聽無線電向來是西樂，連流行的中國歌曲都不愛聽，更甯提彈詞和紹興戲了。逢禮拜天上教堂聽道，雖然並不是基督教家庭，但是他們吃飯總不忘記禱告。瑪琍馬家裏的娘姨大姐也會說一聲「哈囉」，每逢電話鈴響，拿起耳機，總是不說「喂」的。這都是我親眼目睹，當然更不會錯。

四

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，還是在學校裏，寒假期滿開學，註冊那天，我們這一羣剛由新生變了舊生，頗爲自鳴得意，於是指指點點的注意着那些剛考進來的同學，正像從前別人對我們一樣。

在那陰暗的甬道裏，大家眼睛一亮，原來有麗人行過，隆冬天氣，她梳着「舞宮風月」裏那個名叫Nana的舞孃的髮型、外國紅的袍子，白緬大衣，高跟鞋子在地上打得格格響，她走得極快，我們竟忘了留神她的臉，只覺得脂香粉膩，一種雍容華貴的儀態，神氣不可侵犯。想起應該端詳一下時，她已嫻嫻的走進主任室了。

一會兒，兩個高班的男同學從主任室走出來，他們說着話，臉上現出極滑稽的笑容。

「噢，我知道她是誰？我的妹妹的同學的哥哥的朋友的一年前的情人……」

「廢話，乾脆她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她叫馬——」摸摸頭，「馬」不出來了。

「她叫馬？」

「啊，她叫馬瑪琍。」

「唔，人如其名，她應該是馬瑪琍，不過，這樣的人應當讀社會，或是英文文學，為什麼念政治系？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你的想法多奇特？招生簡章上並沒有這一項規定。」

「像她那樣的人……」

「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家，你忘啦？尤其像馬瑪琍那樣的女人，更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。」

「你在侮辱政治家？還是在諷刺馬瑪琍？」

「都不是，不過馬瑪琍，她——」

「哦，Mr. 王，『驚一樣的叫喚，馬瑪琍從主任室出來了，趕上前握手，一臉的笑，友善，『偶』遇故知』般的歡喜：『我一來就露傻，還有儂緣，蔣；儂令妹好哦？長遠嚟看見伊，真正乖記……』」

那個王半回過頭，也是一臉笑，却有點兒尷尬，不自然。

五

至於我跟她熟悉起來，却是這之後一年的事情。爲了同讀「民法」，我有幸和瑪琍馬坐在貼鄰，我們的民法教授是一位老先生，常常身體不好而缺課，又常因法院裏忙而不來，所以有幾個鐘點，我得以不聽那枯燥死板的民法總則和分則，而和瑪琍馬聊天，從她那兒，我知道許多過去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以及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和技能，例如：什麼樣的臉蛋兒應該梳什麼樣的頭髮，絲襪翻過來穿比正着穿顯得襪子質地好，皮鞋是那一家的好，那一家照相館拍得最好，國泰戲院的外國女領票員沒有大光明樓上的「趣」，做蛋糕的時候多少麵粉應該攪多少水，一頂男人的舊呢帽可以製成一副冬天用的鞋罩，不要在跳舞的時候吃口香糖，……一學年過去，我的「民法」得到四個學分之外，又吸收了許多「書本以外的學問」，雖然我太不肖，不能夠學以致用，但是想和先前的那樣孤陋寡聞時，飲水思源，我是衷心感謝瑪琍馬的。

她真應該銘感於心的，就是她幾乎全部無條件的教我這些個事情。自然起初也有個互惠的交換，她跟我說過：「國錯說話好聽來，明朝起，儂做我格國語先生好哦？」

我特地買了一本曹禺的「正在想」，好念起來有趣一點兒。但是不到三天，瑪琍馬緊鎖起柳葉雙眉：『難讀來兮格鑒，舌頭捲大不來。』於是我換了一本「湖上的悲劇」，因為沒有北方土話，瑪琍馬又道：『裏廂有鬼格，怕來，夜裏要做夢，嚇煞快。』我又換了「雷雨」，她說：『真作孽，弄到末腳，人統統死光，苦是苦得來。』她的這些意見使我爲之驚奇不已，原來瑪琍馬這般淺薄！不過，我只是她的國語先生，而非國文先生，管這些個閑事作甚？

然而到底一本書也沒有讀完，我們的「國語課」就壽終正寢了，因為她既那樣的「英雄氣短，我又何必「自作多情」呢？

六

瑪琍馬對於外國的一切，不止是迷信，簡直熱戀，瘋狂的熱戀，「月亮是外國的好」，固然足天經地義，其實就連灰塵和螞蟻在瑪琍馬的心目中也是舶來品勝似國產。中國的電影公司拍不出好戲，中國的裁縫只會做千篇一律的旗袍，中國貨的料子花樣十九鄉氣，中國的小孩成年拖着鼻涕，中國的老太太手上拿念佛珠而不拿聖經和十字架，中國的情人們在街上連路都不會走，很少有一兩對像外國人那樣Smart的，不是女的扭扭捏捏，就是男的窮凶極惡；……總之，中國樣樣都不好，除了一個瑪琍馬。

聽說留學生比洋人還要洋派，瑪琍馬可比留學生更要洋派；她吃三明治，大餅油條看也不要

看；咖啡和醋井同樣帶點苦味，但是前者苦得有味，後者苦得沒道理；她從不看中國電影，連高尚的戲劇都不要看，沒有西片的時候，她看Opera或是聽Concert，看不懂也要看，聽不懂下次還是聽；她是Cory和Max Factors的老主顧，誰要是抹了蝶霜，瑪琍馬的俏臉兒立刻扮起一個怪可愛的討厭表情：「臭來」。她平時嘴裏常愛嚼口香糖、巧克力，大概也是跟美國女孩子學來的，她的大衣式樣，連靜安寺路一帶的外國店家都少見，因為瑪琍馬是超時代的，她的衣服是外國電影中女主角和外國畫報裏女模特兒的「結晶」，採取了二者之精英而製。

此外，瑪琍馬尚有一隻愛犬，那隻狗的國籍不詳，但是牠的祖國絕不是中國，我是敢斷言的，狗的芳名茜琍，按照中國的排行，茜琍應該和瑪琍是姊妹，不過東風從不西漸，那麼這一點誤會自然不會發生了。

七

假使我這是爲瑪琍馬作傳的話，有三件事是不應該不提一下的。

好像是我們讀大三那年，剛開學，聊天的時候大家談起這一學期所修的課程，一個同學說：『今年真難念，本本書都是原文的。』

瑪琍馬一臉的奇異：『全是原文格？格末「中國哲學史」哪可以——』
那一個死樣怪氣的道：『的確是格，「中國哲學史」也是原文格。』

我們全都爲之啞然了。——這是第一件事。

還有一件使我不能忘記的，那時我們已經畢業，某一個週末的午後，我陪着瑪琍馬在貝當路美國教堂門口會晤兩位男同學，接頭一些關於級會裏的事情，瑪琍馬和他們約的是四點，我們到那兒是三鐘五十五分，不料那兩位同學竟姍姍來遲，於是瑪琍馬大爲不快，扯了我就走向高恩路，折到霞飛路去散步，她生氣的囁咕着：『個種pompom哪能弗懂道理格？搭人家講好四點鐘，倒喊人家等伊拉』。她好整以暇的散步，談心，達半個時辰之久，天忽然下雨了，才叫了一部三輪車去教堂，老遠她見那兩個遲到傢伙站在門口，立刻關照我道：『喏，看個兩個人，眞要把點苦頓伊拉吃吃；等一息看見仔，弗要講佢業經來過』。我當然謹遵台命。三輪車在教堂前停下了，瑪琍馬現出長於交際的表情，跳下車，說：『真抱歉，佢有一眼眼事體』。那兩位連說：『沒關係，只有一息息』。我看看錶，四點三刻，他們的衣服被雨淋濕了，我們多花一次三輪車錢。有一次，瑪琍馬請我們吃『下午茶』，竟破例有一樣中國點心，我高興的嘆着：『瑪琍馬，這個眞太好了，我頂愛的銀絲捲。』

瑪琍馬連忙把銀絲捲的盤子也送到我跟前：『媽咪新拉仔的一個飯司務，伊從前是梁國裏廟格。』

我說：『對了，梁國，怪不得得這好，那是一家河南館子。』

瑪琍馬搖搖頭：『啥個河南湖南，我諳也總不靈清，中國格地名總歸個種子，儂看人家外國

地名，讀起來幾何便當。」

我覺得最最便當的還是光吃銀絲捲，不跟她嚙嚙嚙的惹氣，所以不開口了。——這是第三件事。

八

最近，許久不看見瑪琍馬了，聽說不久她將和剛從美國回來的亞力山大丁結婚，亞力山大丁我沒有看見過，只聽說他不是上海人，我盼望他別是什麼河南湖南或是河北湖北人，否則，瑪琍馬對於中國格地名既然纏也纏不靈清，那麼亞力山大丁的故鄉豈非將和茜琍的祖國一樣的無案可考了麼？

（一九四七年十月）

原
书
空
白